

王友元 著



王友元小说选

青海人民出版社

王友元小说选

王友元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石文学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12

ISBN 7-225-01770-5

I. 黄……

Ⅱ. 文学—作品综合集—湖北—黄石市—当代

Ⅲ. 1218.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4825 号

黄石文学丛书·王友元小说选

王友元著

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编:810001 电话:6143426

印刷:黄石市精美图印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数:200 千字

版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8.00 元

书号:ISBN 7-225-01770-5/I·39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自序

本书收集了我的小说共计一百六十五篇，是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已经发表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除了几篇短篇小说以外，其实是一本小小说选。

本书侧重于两点，即：文章选最短的，发表时间选最近的，所以1997年至2000年的作品占了全书的百分之九十。

“小小说”只是一种习惯称呼，至今没有一个学名，有人说它仍然是短篇小说，有人称之为微型小说、一分钟小说、千字小说等五花八门的外号或者绰号。就其小小说的“块头”而论，只是字数的限定，字数到底多少？文学界众说纷纭，各地报刊都有不同的规定要求，我把三千字以下的小说定为小小说，字数下不保底。

我读小小说性急，喜欢那些“百字小说”。自己在创作上，尽量写短些、再短些，有的短得简直有点不象话了，只有几十个字。这些小不点的“眨眼小说”，如果眨眼间看完最好。这是我个人的偏见。本书原计划把字数很少的小小说选了许多篇，后来想这种小说文体，不一定被认同，这毕竟是一种不成熟的尝试，于是又删掉了很多，只留下几篇。

我从来没有专门写过“故事”。但我的小小说也在故事类的报刊发表，我认为故事性强的小说就是故事。倒过来说，有一定思想内涵和有人物形象的故事也是小说。

我的小小说也在讽刺幽默之类的报刊发表，也被杂文选刊和报刊的有关专栏转载，从某种角度讲，小小说是一种形式上的艺术。

今年初，给人民日报主办的《讽刺与幽默》报投稿，该报编委夏清泉同志给我来信，全文如下：

王友元先生：

您好，您曾寄来两篇讽刺小说稿件，经审、被编为连环漫画予以发表，丰富了本刊的品种。现与您商量，如今后有可能，可陆续为本刊供稿，拟可直接写成短篇连环漫画脚本，一般拟在十幅以内为宜，取材尽量鲜活、新颖、有故事性、有形象。不知意下如何，感谢您对本刊的大力支持。

致礼

夏清泉，三月二十七日

由此可见小小说的艺术形式是多样的，而且易于转换。

有人说创作的成熟就是形成自己的风格。我却正相反，害怕这样的成熟，成熟之后是什么？衰落。追求没有“风格”的风格，避免滑入某一种“模式”中去，人的思维是多方位的，要能钻得进去，又要能蹦得出来。人都可以变变活法，为什么写作要固定一个模式呢。创作，创来创去就是一个“新”字。小小说这个形式，能让你去创新。小小说文字需要精练，文言文也是最好的选择之一。还可以用系列的手法去写几篇或几十篇珍珠项链式的小小说。我写了四十余篇“酒迷糊”这个人物的小说。本书选了好几篇。现在世界戏剧界时兴 AB 剧。同一篇小说也可以有 ABCD 几个不同的结尾。我写了两位女士在电话亭里打电话的小说，就是四个不同的结尾，还可以有更多的结尾。

总而言之，用各种形式去写小小说，是一种乐趣，是一种享受。

王友元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目 录

自序	王友元
车上车下	(1)
何厂长的笔记本	(3)
老山叔看病	(5)
茶叶盒	(6)
清洗肠胃	(7)
校对失误	(9)
回声	(10)
假人	(11)
接电话	(12)
解冻	(13)
家用空调器	(16)
人才交流	(19)
冬梅和青青	(20)
供销科里的文人	(28)
我的儿子	(32)
“全露底子了”	(34)
丫头班长	(38)
绰号	(44)
背叛	(45)
窄巷	(51)
我	(52)
灭鼠	(53)

关于炸米泡条儿	(54)
需要	(55)
特色货	(56)
窗口	(57)
剃光头	(60)
酒迷糊醉酒	(64)
犬吠	(65)
笑	(68)
武林高徒	(70)
妈妈与奶奶	(71)
祝寿酒	(72)
表弟	(73)
酒迷糊高见	(75)
闭幕词	(75)
功德无量	(76)
墙角暗处的男孩	(77)
信得过	(78)
挑肥拣瘦	(79)
胖胖和面粉	(81)
吃好	(82)
三个小店	(83)
哭夫	(84)
枪	(85)
冯大个子传奇	(87)
欲睡之际	(92)
遇见贵人	(95)
诈	(96)
神经不正常	(97)
叶老头送葬	(98)

猫性	(99)
亲自开门.....	(100)
请打电话来.....	(102)
老郭二十年来的口气.....	(103)
讣告.....	(103)
仙姑.....	(104)
火后.....	(105)
失错.....	(106)
一张名片三只烧鸡.....	(108)
心思.....	(110)
老七级.....	(111)
回家.....	(113)
易位.....	(114)
小费.....	(116)
求签.....	(117)
看电视.....	(119)
大哥大.....	(120)
好像有事.....	(121)
两次采访.....	(122)
教女儿买菜.....	(123)
花儿.....	(124)
坐在门口的老人.....	(126)
永远站在身边.....	(128)
私房钱.....	(129)
喜事工程.....	(130)
“不,不!”.....	(134)
杀猪回城.....	(135)
乞丐.....	(136)
文友电话.....	(137)

笑意·····	(138)
等车·····	(140)
心境·····	(141)
想当然·····	(141)
过日子·····	(142)
八小时之内·····	(143)
夏夜·····	(144)
下棋·····	(146)
选鞋·····	(148)
一笑失千金·····	(149)
出名的站名·····	(150)
冤爱·····	(151)
“男人不是好东西”·····	(153)
鲁迅派·····	(154)
同来同往·····	(155)
退休四个月之后·····	(156)
丢东西·····	(157)
糊涂酒店·····	(158)
“1×1”电话·····	(159)
情况属实·····	(160)
闲丈夫忙妻子·····	(161)
徒弟·····	(164)
镜子·····	(166)
认识·····	(167)
请客的尴尬·····	(168)
妻子的脚心·····	(170)
买苹果·····	(172)
收藏家·····	(173)
醉棋·····	(174)

二块钱·····	(176)
谎言的包围圈·····	(177)
重新认识·····	(177)
笑像·····	(178)
简单些,再简单些·····	(179)
友情·····	(180)
烙印·····	(181)
市长的日记·····	(182)
还是我的错·····	(183)
没意思·····	(185)
二千元钱·····	(186)
位子·····	(187)
形象不错·····	(188)
移植专家·····	(189)
我们机关的老罗·····	(190)
烟雾·····	(193)
高度评价·····	(194)
狗种·····	(195)
闪闪灯光·····	(196)
“同意报销”·····	(198)
本季度大事记·····	(199)
走路·····	(200)
行话·····	(201)
凶宅与吉屋·····	(202)
桌前巨额纸币·····	(204)
接孩子·····	(205)
不知在什么地方·····	(208)
跟着感觉走·····	(209)
临别三盘棋·····	(210)

全球通的手机·····	(212)
老乐·····	(213)
甲鱼·····	(214)
敲门·····	(215)
菜刀·····	(216)
知名度·····	(217)
咖啡色外套·····	(218)
师傅·····	(222)
凉亭茶·····	(224)
电视新闻与电视广告·····	(226)
女儿的提醒·····	(227)
卖蒜苗的大婶·····	(228)
“1÷1”电话·····	(229)
110 报警趣闻·····	(231)
争“光”·····	(232)
洗车·····	(233)
电话坏了·····	(234)
我绝对不是吹牛·····	(235)
味道·····	(237)
小车司机·····	(238)
互相嘱咐·····	(239)
朋友们·····	(240)
等不及·····	(241)
无“1”电话·····	(242)
“你呀,你呀”·····	(243)
老万其人·····	(244)
我们曾相识·····	(248)

车上车下

早上，繁华大街上班的人流。

公共汽车站的乘客排着长长的队伍。

他，四十来岁的干部，拎着黑色手提包，焦急地站在队伍中间，不停地看手表。

公共汽车来了，上满了乘客，车门下面的乘客仍然往车上挤，挤不动了。他在下面急了，挥手喊：“车上的同志还可以往里挤挤，挤挤。”

车上的售票员喊：“请同志们别挤了，要关车门了，危险。请同志们等下趟吧。”

他看到自己前面只有四、五个人，急得他整个身体都扑在前面乘客身上，直叫唤：“售票员，慢点关门，慢点，都是上班的人，体谅体谅吧。”

售票员没有理睬，她从窗口伸出半个身体，用手拦开继续挤车的人：“对不起了，乘客同志们，对不起了。”

他更是急不可耐地推着前面的乘客：“挤呀，挤呀。上呀，上呀。”

车门“吱吱”几声，没关上，车上乘客齐声喊：“一、二、三”。“嗤——”门总算艰难地关上了。车轮慢慢转动。

“哎哟，”他懊丧地跺脚，手背拍手掌：“这……都是上班的人嘛。售票员太不近情理，车上的人也太不象话，只顾自己，不管别人。”他直摇头，叹口长气。

乘客中有的点头，有的沉思，有的莫名地微笑。

第二辆汽车来了，他挤上了车，站在车门口不动。

车门外的人喊他：“还可以往里挤呀。”他不动。

门外的人推他，他屁股往后顶：“不能挤了，挤不得了，你们这些人只顾自己。”

售票员在车内环视了一眼，扒扒他肩：“同志，请您再往里挤一下。”

他很不满地推开售票员的手：“挤这么多人，出了事，我们都要耽误上班。”

车外的人仍然往车上挤，他死死不动：“售票员，快关门哪，快呀，快呀。”

车子开动了。

他得意地对车上的乘客说：“车上这么多人，还要往上挤，大家受得了吗，现在的人哪，都只顾自己，太不象话了。”

车上许多人都赞许地点点头。

车到一个站，就听见他的声音：“不能挤了，不能挤了，不能往上挤啦。”

汽车在大街上行驶。

“不要往上挤，不能挤。”“往上挤呀挤呀。”同一个声调在久久回荡。

原载 1986 年 7 月 24 日《南昌晚报》

何厂长的笔记本

五十二岁的何厂长，已经预感到即将让出手中的权力。

尽管何厂长业务不熟，改革也没干出什么名堂，但是工人们清楚地看到他工作起来总是东奔西跑，忙忙碌碌。他有一个难得的长处，就是手里时时都拿着一个笔记本，里面夹一支钢笔，无论与谁谈话，他都不时朝本子上记几笔。对于一位即将离任的人来说，现在仍有这种慎重态度和认真精神，不能不使工人们多少有些感动。

这天刚上班，何厂长从财务室出来，胖亮的脸上满是怒气。恰巧张技术员迎面而来：“何厂长，我想汇报一下改革设备的打算。”何厂长开始在本子上写起来：“谈吧。”张技术员见何厂长如此重视，心中一阵高兴，生怕厂长记不赢，一句一顿，说得很慢。

何厂长在笔记本上写的是：“十二号李会计反映，保钳工夏铁头在众人前骂我：狗入的后门大王。与劳资料联系调夏到锅炉房工作。”

何厂长合上笔记本，才看到技术员在指手划脚、一板一眼地说什么大电动机、小电动机、节约用电等等。厂长眨眨眼，想起了什么，笑眯眯地说：“唔，好啦，你谈的很重要，我们研究一下再定吧，希望你今后多提这方面的建议。”说完钻进吉普车，一溜烟走了。张技术员惊讶中夹着几分感慨：“何厂长怎么这么忙啊？”

下午，漂染车间的王主任对厂长说：“何厂长，我向您汇报一下污水处理情况。”何厂长眉头一皱，马上脸色一变，微笑道：“好吧，你谈吧。”王主任慢条斯理地说起来，何厂长在笔记本上写道：“昨天，涂局长儿子来电话，要二十斤鲜鱼给女友送礼。今天上午我找

到水产公司周科长，周同意。周暗示要我帮忙把他的女儿调到市文工团。我到文工团赵团长家，赵同意研究一下。我见赵的房子小，想主动关心一下。下午刚到房产局，老熟人已退二线了。下一步？今晚请涂局长吃饭，汇报以上等。”

何厂长合上本子，看看手表，还听到王主任在讲什么影响工人健康呐，家属居民意见大呐，什么玩艺儿？乱七八糟！

何厂长手指头敲着桌面：“好啦，你明天接着谈吧。我还有件要紧的事。”

说完，向职工食堂走去。

过了一会，何厂长从食堂出来，在门口碰见仓库保管谢师傅。谢师傅拉住厂长说：“厂长啊，仓库漏雨呀，你得想个办法呀！”

何厂长十分关切地问：“怎么回事？”

“地下湿得很，下层材料已潮……”

何厂长一边“嗯嗯”，一边写道：“菜名，贵妃鸡。烹调方法：活鸡三斤一只，葱一两……”

谢师傅只有几句话，早就说完了，见何厂长还在本子上认真记录，心头一热，激动地说：“真够你操心的。”

何厂长本子一合：“这是本职工作嘛，我这大年纪了，剩下的时间不多罗，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嘛，啊？你说是不是啊？”

原载 1985 年 9 月 20 日《长沙晚报》

获全国小小说优秀奖

老山叔看病

那天，老山叔腰疼得厉害，半夜起身赶往县城，天亮时就来到医院，拿到了个“1号”挂号单，然后到门诊室门口的长椅上坐着。不一会儿，来看病的人就在长椅上坐满了。

好不容易，门诊室里出来一位男青年，喊了一句：“谁是‘幺号’请进来看吧。”老山叔只知道自己是一号，他以为“幺号”是另外一个人，于是坐着没动。男医生喊了几声，见没人进诊室，于是就从2号开始喊起。老山叔发觉后来的十几个人都插到自己前面看病了，十分气愤，于是去找医生：“我天不亮就来了，我是第一个，为什么不让我看病。”医生看了看老山叔的挂号单说：“喊你半天，你也不作声。”

老山叔说：“我是1号，压根就没听你喊过。”

医生说：“喊‘幺’号就是喊你的。”

老山叔说：“那么说1就是‘腰’啰。”

医生说：“你这都不知道，就不能怪我们了。”

医生给老山叔看病，问：“哪儿不舒服？”

老山叔想了一会儿，很别扭地说：“一疼。”

“什么一疼？”

“就是一疼。”老山叔瞪着眼说。

医生听不懂：“伤脑筋，到底是什么地方疼？”

老山叔火了：“一疼你也不懂啊，你当什么医生啊？”

医生无可奈何地说：“那好，你指给我看，是什么地方。”

老山叔指着自己的后腰：“就这里疼。”

医生说：“那是腰，不是什么依啊呀的。”

老山叔站起来指着医生说：“是你刚才告诉我的，一就是腰，腰就是一嘛。”

男医生哭笑不得，于是给老山叔开了一个处方，叫老山叔先去打针。

原载 1997 年 8 月 22 日《大连晚报》

茶叶盒

老曹为人随和是出了名的，所以他的棋友牌友、画友书友，还有那养鸟、玩金鱼盆景的各路朋友都不少，而且也都喜欢到老曹家侃天。老曹见了来客，仍是稳坐不动，只说一句：“自己喝茶，自己倒。”来客就有一种亲切感。

老曹家的桌上，放着新旧两个茶叶盒。最醒目的是新茶叶盒，小巧玲珑的棱形盒子，六个盒面六幅红楼梦的仕女图。盒子里装的是市场上最便宜的那种陈茶叶。另一个旧茶叶盒子原来是装香烟的圆筒子，原彩漆已脱光成了黑灰色，盖子上还有点锈迹，但里面装的是中国名茶，而且是当年产的新茶。

来客到老曹家，也随便，都是自己动手泡茶喝，拿茶叶时，却没有一个愿去打开旧茶叶盒。年轻人看中的新盒子的新巧，年纪大的，凭经验：新盒子的茶叶一定比旧盒子的茶叶好。老曹的客人多，于是茶叶消耗也不少，消化最快的也只是新盒子里最便宜的陈茶。而老曹总是独自喝旧盒子里的名茶，慢慢品茶，悠然自得。

原载 1997 年第十一期《滇池》